

第十一章 俄羅斯總統大選後的亞太政策：延續與應變

劉蕭翔*

壹、前言

普欽（Vladimir Putin）於 2024 年 3 月俄羅斯總統大選勝選，世人多認為其連任毫無懸念，殊不知此乃事後之明與忽略其精心布局。在俄烏戰爭（Russo-Ukrainian War）轉為消耗戰之際，此次大選看似內政事務，卻必然牽動俄國對外政策。大選後的俄國亞太政策延續性可期，惟仍需因應大環境的變化。其間，俄中關係仍是優先；俄印關係雖是戰略支柱，卻面臨美國挑戰；俄朝關係則將各取所需。此外，俄中朝集團看似成形，卻禁不起考驗。故俄羅斯雖在亞太地區伺機而動，但欲建構安全體系仍長路迢迢。

貳、2024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

一、精心操控的選舉

2024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俄羅斯舉行總統大選，獨立參選人普欽以 7,627 萬 7,708 票，87.28% 的得票率贏得大選。¹ 一如外界預期，普欽以不可思議且比上屆 76.69% 更高的得票率勝選。在出口民調出爐後，各國便痛斥這是一場不合法的選舉，指控普欽監禁政治對手，阻止他人競選；在

* 劉蕭翔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。

¹ “Явка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оставила 77,49 процента,” *РИА НОВОСТИ*, 21 марта 2024, <https://ria.ru/20240321/vybory-1934640650.html>; “ЦИК объявил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итоги выборов, Путин набрал 87,28% голосов,” *ТАСС*, 21 марта 2024, <https://tass.ru/politika/20303683>。此次大選投票率為 77.49%，總票數為 8,757 萬 6,075 票，普欽得票率為 87.28%，其餘候選人依次為哈里托諾夫 4.31%（376 萬 8,470 票），達萬科夫 3.85%（336 萬 2,484 票），斯盧茨基 3.20%（279 萬 7,629 票），無效票為 1.36%。

「嚴厲鎮壓」下舉行投票；抑或在烏克蘭被占領領土舉行無效「選舉」，並再度觸犯國際法。²

諸般指控並非空穴來風。普欽雖非同額競選，但其競爭者：新人民黨（New People）候選人達萬科夫（Vladislav Davankov）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（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）候選人哈利托諾夫（Nikolai Kharitonov）與俄羅斯自由民主黨（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）候選人斯盧茨基（Leonid Slutsky）皆為現任國會下院——國家杜馬（State Duma）議員，亦為體制內反對者，並支持普欽與對烏克蘭的「特別軍事行動」（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），故實與陪榜者無異。

反觀尖銳批評當局、反對俄烏戰爭或與當局立場相左者，若非身陷囹圄，就是被當局以各種手段禁止參選。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（Alexei Navalny）即猝死於獄中，而反戰人士前國家杜馬議員納傑日丁（Boris Nadezhdin）雖獲得 10 萬餘人連署支持，卻仍遭當局以連署簽名有瑕而被禁止參選。另一公開反戰者鄧佐娃（Yekaterina Duntsova），也被當局以文件有誤為由取消資格。除杜絕反戰人士參選外，當局也將可能左右選情的俄烏戰爭變數影響降至最低。蓋所有被准許參選者均支持對烏戰事時，戰爭就不再是影響大選的變數。

早在 2023 年 7 月，克里姆林宮即訂出讓普欽在大選獲得 80% 以上支持率的目標，而動員真正支持者、行政與企業動員，乃至於電子投票皆為手段。³ 主事者總統府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（Sergey Kiriyenko）即延續 2018 年總統大選的關鍵績效指標作法：設定略低於認為可行的目標，超額完成後便給予獎勵。2018 年大選的設定即為得票率指標 70%，投票率 70%，而結果為得票率 76.69%，但投票率僅有 67.5% 而未達標。在 2024 年大選，中央給地方當局的得票率指示為 75% 以上，而大多數地區則開出約 85% 或更高的得票率。

² 〈俄羅斯總統選舉結束 美英各國：不合法不公平〉，《中央社》，2024 年 3 月 18 日，<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aopl/202403180020.aspx>。

³ “В Кремле решили, что на выборах 2024 года Путин должен набрать больше 80%,” *Медуза*, 18 июля 2023, <https://meduza.io/feature/2023/07/18/v-kremle-reshili-chto-na-vyborah-2024-goda-putin-dolzhen-nabrat-bolshe-80>.

2024 年大選另一怪象是：當局動員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員工，與忠於政府企業的員工投票。此舉在過往雖非完全隱蔽，卻不至於公開宣傳，也盡可能遠離選舉觀察員，而將投票者秘密送往特殊投票站，今日則完全不避諱地公然動員。因應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而生的多日投票模式也被保留，除便於動員外，也增加夜間操控選票的機會，更遑論操作空間更大的遠端電子投票。克里姆林宮堂而皇之地運用過往「糾正」選舉結果的隱密手段，顯然已不在乎外界觀感，⁴ 凡此則莫不為確保普欽以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連任。

二、大選與對外政策的連結

此次總統大選正逢俄烏戰爭轉為消耗戰之際，不免令人懷疑曠日廢時的戰爭是否影響大選結果。是以，此次大選將攸關普欽執政與後續決策的合法性。為此，普欽不但要勝選，而投票率與支持率也必須比過往更高。

在當局精心操控下，普欽以 87.28% 破紀錄的得票率勝選，而投票率亦達 77.49%。普欽發表勝選感言時，曾自詡俄國選舉比美國透明，更抨擊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沒有民主，而在烏東新兼併地區的高得票率，更反映當地民眾感謝俄羅斯保護他們的決定。⁵ 儘管言之鑿鑿，卻難對大選期間操作的斧鑿斑斑自圓其說，復以主要國際觀選代表團此回無一到場，僅登記參選的候選人或政府認可的諮詢機構可派遣觀察員觀選，故大選的公平性與透明性實難令人信服。大選結果則再度證實選舉是當局執政合法性的橡皮圖章，以鞏固普欽的威權執政，而能預見的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延續性，至多是因應大環境變化的調整。

⁴ Андрей Перцев, “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й ГОСТ. По каким правилам прошли выборы-2024,” *Берлин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по изучению России и Евразии*, 18 марта 2024, <https://carnegieendowment.org/russia-eurasia/politika/2024/03/russias-2024-election-has-established-new-voting-standards?lang=ru>.

⁵ Максим Цуланов, Елена Мухаметшина, “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Гостином дворе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,” *ВЕДОМОСТИ*, 18 марта 2024, <https://www.vedomosti.ru/politics/articles/2024/03/18/1025812-putin-vistupil-gostinom-dvore>.

參、俄羅斯總統大選後的亞太政策

一、既延續亦應變調整

（一）政策仍有延續性

西方在俄國外交傳統向來為國家安全之所繫，南方為威望之所在，東方則在情勢容許時才被顧及。俄羅斯今日在亞太地區雖面臨中國的挑戰，卻在西方壓力下被迫加速「轉向東方」（Pivot to the East）。惟在重歐輕亞傳統思維下，亞太政策仍是俄國外交布局的配套，而當務之急則是贏得西線的對烏戰事。普欽在勝選感言亦聲稱，必須在「特別軍事行動」框架內解決問題，加強國防能力與武裝部隊，以公眾的支持確保所有任務得以解決、所有目標得以實現。⁶ 為因應後續的消耗戰與西方的孤立制裁，俄國亞太政策將以穩固東方夥伴關係為主，而中國、印度與北韓則是重點。

大選後的亞太政策可望延續 2023 年 3 月甫頒布的《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》（*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*）的理念。亞太地區在新版《對外政策概念》的序位大幅提升，優於歐洲、美國與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。可劃歸亞太地區的中國與印度，則特地劃入歐亞大陸，而中印兩國的序位又在亞太地區之前。⁷ 此反映俄羅斯僅能「轉向東方」之際，仍欲藉東方平衡西方。惟其刻意註明歐亞大陸的中國與印度之意，顯然仍欲與俄羅斯成形中的大戰略——「大歐亞夥伴關係」（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）連結，蓋中印兩國乃其於此間僅剩的兩大戰略支柱。

⁶ Дмитрий Гончарук, “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вызовах своего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,” *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*, 18 марта 2024, <https://rg.ru/2024/03/18/putin-rasskazal-o-vyzovah-svoego-novogo-prezidentskogo-sroka.html>.

⁷ “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(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.В.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.),” *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*, 31 марта 2023, <https://www.mid.ru/ru/detail-material-page/1860586/>.

（二）俄中關係仍是優先

普欽連任後於 2024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，以中國作為就任第五個總統任期後的首訪國家自有用意。中國自俄烏戰爭開戰以來，雖秉持中立並敦促雙方和談，卻仍在不違反規定與觸發美國「二級制裁」（Secondary Sanction）的前提下暗地助俄，除進口俄國原物料與能源外，還對俄提供軍民兩用物資。在戰爭轉為消耗戰下，中國的支持愈發重要。此次普欽訪問聚焦於中國東北，並努力為俄國遠東區與中國東北合作搭橋，即有經濟考量在內，蓋遠東區乃俄國經濟振興的希望。俄中聯合聲明欲合作開發黑瞎子島，以及與北韓協商中國船隻經圖們江下游進入日本海事宜，⁸則又為俄中朝合作埋下伏筆。

儘管俄中兩國翌月隨即因價格問題，導致「西伯利亞力量二號」（Power of Siberia 2）天然氣管線修建協議停擺，惟長遠來看，兩國仍有合作空間，「西伯利亞力量一號」（Power of Siberia 1）管線即殷鑑不遠。2014 年烏克蘭危機後，俄羅斯因西方制裁導致許多重大開發無以為繼，彼時若不退讓而引進中國資金，則無後來的「西伯利亞力量一號」管線。如今俄羅斯因俄烏戰爭失去歐洲天然氣市場，中國市場將更形重要。故價格問題的解決僅是時間問題，端視俄中如何協調。在兩國共同敵人美國的壓力下，復以現階段俄羅斯有求於中國，最後極有可能以俄方妥協收場。

俄中經濟合作雖有摩擦，但在聯袂反美的大局下，俄中聯合軍演則合作無間且各取所需。今年的首度聯合軍演——第四次海上聯合巡航，創下首次至南海的紀錄外，隨後於 7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南海舉辦「海上聯合—2024」軍演亦令人側目，蓋此乃兩國在 2016 年後又於此演習。此舉除回應中菲南海衝突的激化外，亦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（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, NATO）高峰會於 7 月 10 日譴責中國是俄羅斯侵略烏

⁸ “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, вступающих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, в контексте 75-летия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,” *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*, 16 мая 2024, <http://www.kremlin.ru/supplement/6132>.

克蘭的「關鍵推動者」有關。惟其間顯然俄羅斯配合的成分居多，否則實難想像俄羅斯為何願意涉足與己無關，且現階段並無重大利益的南海問題。俄中海上軍演甫告段落，兩國未幾又於7月25日在白令海相關空域實施聯合空中戰略巡航。美方也證實在阿拉斯加附近國際空域，攔截2架俄軍圖-95MS轟炸機和2架中國轟-6K轟炸機編隊。此乃中國轟-6K轟炸機首次進入阿拉斯加防空識別區。中國近年雖自許為近北極國家，惟參與北極開發仍得仰賴俄國，毋寧說俄羅斯才是此間真正擁有重大利益者。蓋阿拉斯加空域、白令海一帶關涉俄國「北方航線」（Northern Sea Route, NSR）入口，軍事與經濟價值巨大。是以，此次空中戰略巡航則是中國配合俄羅斯居多。

9月10日至16日，俄羅斯舉行橫跨太平洋、北冰洋與地中海的「大洋—2024」（Ocean-2024）戰略演習。此乃其30年來首度舉行如此規模的海軍演習，中國海軍則加入與俄方在日本海進行飛彈與砲彈的實彈射擊。俄中「北部·聯合—2024」演習亦於9月11日在日本海相關海域展開，並分兩階段進行實兵對抗演練。此乃俄羅斯繼「西部·聯合—2021」與「北部·聯合—2023」後，第三度受邀參加中國的年度戰略演習。與此同時，俄中又於北太平洋展開第五次海上聯合巡航。就俄中9月的軍演，中國表示聯演聯訓旨在深化中俄兩軍的戰略協作水準，增強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。⁹ 其間的安全威脅一詞則頗令人玩味。

俄中兩國雖然宣稱其軍事行動不針對第三方，亦與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，惟眾所周知，其沿第一島鏈的海空聯合巡航與軍演實則劍指美國，反制美國「印太戰略」（Indo-Pacific Strategy）之意已不言而喻。

（三）俄印關係尚待穩固

2024年7月8日至9日，印度總理莫迪（Narendra Modi）訪俄進行第二十二屆印俄高峰會。此乃莫迪於6月第三次連任總理後的首度出訪，

⁹ 〈中方談中俄舉行聯演聯訓：旨在增強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〉，《中國新聞網》，2024年9月11日，<https://www.chinanews.com.cn/gn/2024/09-11/10284129.shtml>。

更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的首度訪俄。會後雙方簽署《關於發展至 2030 年俄印經濟合作戰略領域的聯合聲明》（*Leaders' Joint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Areas of Russia-India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*）與《第二十二屆印俄年度高峰會後聯合聲明 印度—俄羅斯：持久和擴大的夥伴關係》（*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22nd India-Russia Annual Summit India-Russia: Enduring and Expanding Partnership*），合作涵蓋政治、經濟、運輸、能源、航太、軍事、文化與反恐等多重領域。雙方另強調將消除雙邊貿易相關的非關稅貿易壁壘，並於 2030 年將貿易額增至 1,000 億美元；同意繼續合作開發本幣結算系統，並探討簽署石油供應長期合約的可能性；另同意在「印度製造」（Make in India）計畫下，藉技術轉移與合資企業，鼓勵在印度聯合製造俄製軍備的備件、組件、總成和其他產品，以滿足印度武裝部隊需求，並在雙方批准下出口至友好第三國。¹⁰

莫迪於紀念北約 75 週年華盛頓高峰會期間訪俄，俄烏戰爭則是此次北約高峰會的重要議題，故此次印俄高峰會無疑是印度平衡外交的巧妙展現，亦符俄羅斯所需，可平衡西方對己的孤立。惟莫迪也不願過度親俄，故又於 8 月 23 日訪問基輔與烏國總統澤倫斯基（Volodymyr Zelenskyy）會晤。此乃烏克蘭自 1991 年 12 月獨立以來，首次有印度總理到訪，故被視為歷史性訪問。莫迪也首度聲明堅決支持烏俄和平，但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。惟從 2024 年 7 月起，印度已超過中國，成為俄國原油的最大買家，而此前俄國出口石油而「滯留」在印度的盧比，亦由數十億美元減至數百萬美元，¹¹ 顯然俄羅斯又找到規避西方制裁的新巧門。

¹⁰ “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о итогам XXII российско-индийского ежегодного саммита «Россия-Индия: прочное и расширяющееся партнерство»,” *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*, 9 июля 2024, <http://kremlin.ru/supplement/6168>; “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лидер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Индии о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-инд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о 2030 года,” *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*, 9 июля 2024, <http://kremlin.ru/supplement/6169>.

¹¹ Nikunj Ohri and Manoj Kumar, “India, Russia Central Banks Renew Talks for Mechanism to Expand Local Currency Trade - source,” *Reuters*, August 14, 2024, <https://www.reuters.com/markets/currencies/india-russia-central-banks-renew-talks-mechanism-expand-local-currency-trade-2024-08-14/>.

印度既在俄美之間，也在俄烏之間尋求平衡，一切以國家利益為依歸。此即俄國新版《對外政策概念》為何強調要特別關注印度、增加與其往來規模，以抵禦敵對勢力的破壞。易言之，俄印關係尚待穩固，且遠不及同份文件裡優先與中國開展互惠合作，強化國際事務協調的政策指導。

（四）俄朝同盟赫然成形

2024 年 6 月 18 日至 19 日，普欽應金正恩邀請訪問北韓，此乃普欽時隔 24 年再度到訪。《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》（*Treaty o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ussia and North Korea*）的簽署則為最重要的成果。雙方會後宣布兩國關係已經上升為「同盟關係」，蓋條約第 4 條規定，雙方中哪一方受到個別國家或多國的武裝侵犯而處於戰爭狀態時，另一方將依據《聯合國憲章》（*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*）第 51 條和朝鮮及俄羅斯的法律，立即調動自己擁有的一切手段提供軍事及其他援助。¹²

去年 9 月，普欽與金正恩於俄國阿穆爾州（Amurskaya oblast'）東方航天發射場會晤後表示，雙方未簽署軍事合作或其他協議，但軍事技術合作仍有前景。¹³言猶在耳，俄朝軍事同盟即赫然成形。此應與俄烏戰爭的壓力有關，連帶也讓俄朝關係急速升溫。軍事同盟對雙方可謂互蒙其利，北韓可解決其能源、糧食問題與提升軍事科技水準；俄羅斯則能獲取亟需的戰爭物資，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強化自身的東方影響力。

¹² 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〉，《朝鮮中央通訊社》，2024 年 6 月 20 日，<http://www.kcna.kp/cn/article/q/848b0727d48dcc965d89ce5f716e78e71.kcmsf>。

¹³ “Песков сообщил, что РФ и КНДР не подписыв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й ни по ВТС, ни по другим темам,” ТАСС, 15 сентября 2023, <https://tass.ru/politika/18758895>.

二、穩定為主並分散歐洲戰場壓力

（一）俄中朝集團禁不起考驗

俄中朝關係的趨近乃形勢所逼。在面臨共同敵人美國的壓力下，中朝兩國在俄烏戰爭均對俄提供援助。中國為避免觸發美國「二級制裁」，故僅提供軍民兩用物資，而北韓則已被證實對俄軍援彈藥。美國 2024 年 5 月的報告即指出，就烏克蘭戰場飛彈碎片圖像分析後，證實俄軍正使用北韓製彈道飛彈。南韓國防部 8 月時則指控北韓近 2 年來輸俄的貨櫃超過 1.3 萬個，若換算為 152 毫米砲彈，可能多達 600 多萬發，且近期數量有激增趨勢。¹⁴

《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》與《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》讓北韓與俄中兩國有協防義務，《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》亦有類似但模糊空間更大的協防條款，故俄中朝三國似已形成獨裁「軍事同盟」，惟仍禁不起現實考驗。除力有未逮外，無意為彼此兩肋插刀則是主因。中國即未派兵赴烏助俄軍作戰，而北韓在過往中蘇、中印與中越軍事衝突裡，亦未對中提供任何軍事支援。俄中兩國近年頻頻在亞太實施空中與海上聯合巡航，卻始終未涉及臺灣，俄羅斯自保之意已不言而喻，況且演習亦不能與作戰相提並論。倘若行之有年且涵蓋戰略與戰術層級的俄中聯合軍演，即未能讓俄中為彼此派兵作戰，蓋兩國仍各有考量。北韓現雖派兵助俄作戰，卻無顯著助益，故宣示意義恐大於實際作用。至於已深陷俄烏戰爭泥淖的俄羅斯，在西線戰事結束前應無力於東方再闢戰場，故避免捲入東方衝突亦不意外。

俄烏戰爭結束前，俄羅斯仍得穩固亞太的盟友，故俄中朝三國短期內將維持合作。是以，即便擱置俄中爭議分歧，俄羅斯亦應在所不惜；至

¹⁴ Phil Stewart, "Debris Analysis Shows Russia Using North Korean Missiles in Ukraine, US Military Says," *Reuters*, May 31, 2024, <https://www.reuters.com/business/aerospace-defense/debris-analysis-shows-russia-using-north-korean-missiles-ukraine-us-military-2024-05-30/>; 〈南韓軍方：北韓向俄羅斯輸送超過 1.3 萬個貨櫃〉，《中央社》，2024 年 8 月 27 日，<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aopl/202408270386.aspx>。

於印度，僅能避免其過度親美，底線則應是不牴觸俄國利益；俄朝互通有無、各取所需的模式，則應會持續至戰爭結束。

（二）分散歐洲戰場壓力

普欽於 2024 年 6 月對烏克蘭提出和平條件時，亦闡述歐亞大陸為何需要新安全架構 —— 雙邊與多邊保障組成的體系，並應對包括北約國家在內的歐洲國家開放。為了促進集體安全體系概念，則有必要大力啟動已在歐亞大陸運作的多邊組織對話進程。長遠來看，應逐步減少外部勢力在此間的軍事存在。¹⁵

普欽所言實即其曾提及的「大歐亞夥伴關係」理念，¹⁶ 亦即形成從大西洋到太平洋，包括此間所有國際組織在內，所有歐亞大陸國家組成的廣泛共同體。¹⁷ 在俄羅斯與西方因俄烏戰爭決裂的政治現實下，「大歐亞夥伴關係」的歐洲區段恐怕難以為繼，在亞洲則仍有發揮空間。從俄國外交布局觀之，俄國總統大選後的亞太政策則肩負開拓外交空間的任務。此即俄國外長拉夫羅夫（Sergey Lavrov）2024 年 7 月訪問東南亞提出包容性安全體系概念之故。其強調，東南亞國家視俄羅斯為對抗美國「蠻橫行為」的平衡與穩定因素。美國正軍事化東南亞，甚至計畫以「澳英美安全夥伴關係」（AUKUS）之名部署核嚇阻力量。將如此冒險的作法引進東南亞，情況只會更糟，風險只會更大。莫斯科不贊同針對中國的對抗性作法，但美國正積極利用中國與汶萊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和越南的領土爭端製造摩擦。¹⁸

¹⁵ “Путин предложил Украине условия мира. Главное,” *РБК*, 14 июня 2024, <https://www.rbc.ru/politics/14/06/2024/666c46c79a79475416d89d4f>.

¹⁶ “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,” *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*, 17 июня 2016, <http://www.kremlin.ru/events/president/news/52178>.

¹⁷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, “Мир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и систе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будущем,” *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*, No. 5, 30 октября 2019, <https://globalaffairs.ru/articles/mir-na-perepute-i-sistema-mezhdunarodnyh-otnoshenij-v-budushhem/>.

¹⁸ Валентин Логинов, “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гноз: о чем Лавров договорился в Лаосе и Малайзии,” *Известия*, 28 июля 2024, <https://iz.ru/1734160/valentin-loginov/vostochnyi-prognoz-o-chem-lavrov-dogovorilsia-v-laose-i-malaizii>.

拉夫羅夫所言看似言之成理，惟東南亞國家多採取「對沖戰略」，不在經濟與安全完全依賴同一國家，以規避風險。在俄烏戰爭前，「大歐亞夥伴關係」已觸及亞太地區，與此間不少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，而馬來西亞與泰國對金磚國家（BRICS）亦感興趣，但與俄羅斯的交集顯然偏重經濟面向，然而冷戰後俄羅斯在亞太的戰略收縮卻是不爭的現實。故俄羅斯又如何提供所謂的包容性安全體系？乃至於拓展其「大歐亞夥伴關係」？俄羅斯若欲以經濟誘因吸納東南亞國家，從而建構安全體系恐將長路迢迢，至多是增加美國構築「印太戰略」的成本，以分散已於歐洲戰場的壓力。

肆、小結

普欽竭力以高投票率與高得票率連任總統，以鞏固其執政與後續決策的合法性。在普欽執政穩固下，大選後的俄國亞太政策延續性可期，至多是因應大環境變化的調整。

俄中關係仍是俄國亞太政策的優先，蓋在俄烏戰爭下，俄羅斯得仰賴中國的支持，故擱置與中國的爭議分歧亦在所不惜。俄印關係亦為俄國大戰略不可或缺的支柱，惟俄羅斯僅能盡力避免印度過於親美。俄朝軍事同盟則堪稱俄烏戰爭的意外產物，雙方在戰爭結束前料將持續互通有無與各取所需。另俄中朝集團看似成形，卻仍禁不起現實考驗，除力有未逮外，無意為彼此兩肋插刀則是主因。縱有支持亦是以自保為前提，而未真正視之為義務。

俄羅斯尚未忘懷昔日超級大國地位，故在亞太地區仍伺機而動。惟在力有未逮的政治現實下，俄羅斯當前僅能推動經濟合作，在亞太建構安全體系則仍長路迢迢，至多是增添美國構築「印太戰略」的成本，分散已於歐洲戰場的壓力。

